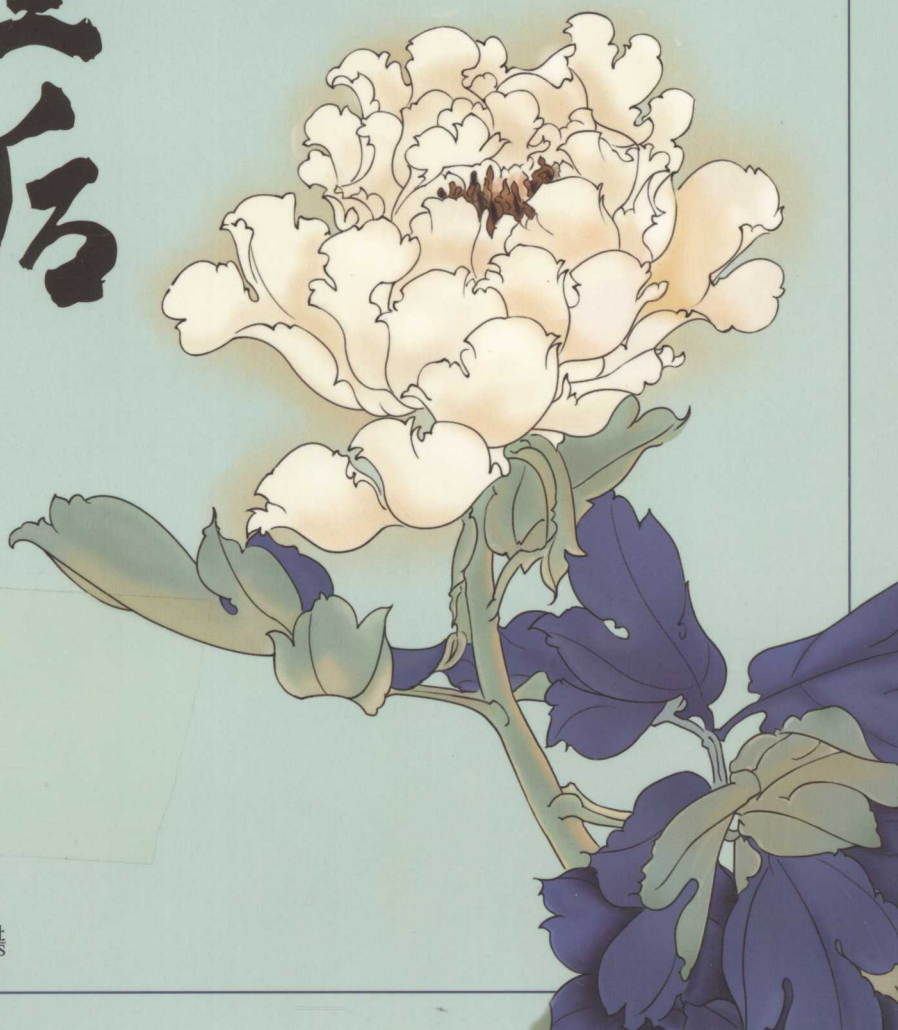


第二册

李恭皇后

原铨 著





第二册

李恭皇后

原铨 著



第十四章	同心解语花	001
第十五章	蛙动惊寒蝉	007
第十六章	鸟飞四散哀	016
第十七章	息疫方殊庆	025
第十八章	兵者诡道也	035
第十九章	句引醒禅师	045
第二十章	春情朝眠起	054
第二十一章	雨前花间蕊	063
第二十二章	雨后叶底花	072
第二十三章	幽草涧边生	082
第二十四章	倦柳荷风急	091
第二十五章	谈笑戏鱼鳖	101
第二十六章	秋半金弦开	111
第二十七章	夙夜骨肉单	120
第二十八章	明时思解愠	130
第二十九章	凤凰相为开	140
第三十章	牡丹金步摇	150
第三十一章	残照翠微里	160
第三十二章	兰蕙知逍遥	170



第一章	雨夜近危栏	180
第二章	握卷使忧忘	190
第三章	突闻另有因	200
第四章	金秋好运来	210
第五章	金鼎呈祥孕	220
第六章	斯乐不可窥	229
第七章	长云暗堆雪	239
第八章	高宴无好宴	249
第九章	冬季食南稻	258
第十章	紫贝阙兮珠	268
第十一章	宫阙山陵崩	278
第十二章	犹遣慎风波	290
第十三章	金玉两迷离	299
第十四章	蒹葭傍芳树	308
第十五章	琉璃碎旧梦	318
第十六章	萋萋满别情	328
第十七章	身若游极乐	338



同心解语花

第十四章

刮了一夜的风，落了一夜的雨。天色微明，孙清扬从梦中醒来，才睁开眼就看见朱瞻基凝视着自己，在微亮的天光中，他熠熠生辉的眼眸闪烁着星辰般的光彩，他这样看着她，也不知已经看了多久。

见她望过来，朱瞻基温柔地笑道：“这段时间府里的事情太多，连十五的花灯都顾不上带你去看，今儿个是二月二，我带你出府去踏青吧。”

孙清扬想了想，伸手抚弄他的剑眉：“是单单你和我去呢，还是府里的姐妹们都去？”

朱瞻基知道一说出府，她就惦记其他人有没有机会，无奈地说：“你啊，回回带你做个什么，都想着她们，她们可未见得领你的情。”

“我不用她们领情，只是觉得大家都锁在这深宫大院里，难得能够看到外面的天空，有机会出去的时候，能多一个人看看总是好的。”孙清扬笑语柔软地说，“朱哥哥，你娶了她们来，难不成是要当一幅画挂在墙上看的吗？既然已经娶了来，自然要善待她们，可不能因为对我的宠爱过盛而多些深闺怨妇。”

朱瞻基将她的手指含在嘴里，轻轻咬了几下方才松开：“有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赞你是贤惠大度，还是说你对我无情，竟然上赶着把我往别人怀里推。”

孙清扬躺在枕上嘻嘻笑：“当然是说我谦恭礼让啊，像我这样的媳妇，你哪儿找去？别的人我不管，反正赵姐姐是一定要带上的，她前几日还在说好闷呢，你今儿个晚上到她院里去陪陪她吧。”

“我答应你今儿个带她们出去，你也得答应让我今儿个晚上还歇息在菡萏院才行，这个月，我才到你这儿来三回，有你这样伺候夫君的吗？”朱瞻基边说身体边压了下去。

孙清扬忙推他：“这会儿不行，天已经蒙蒙亮了，再说，你不是要带我去踏青吗？再折腾我可没精神，到时眼睛发青又要被她们笑。好了，好了，夜里让你在这儿歇就是……”

朱瞻基见目的达成，笑着翻倒在一边。

孙清扬隐隐松了口气，撩开被子起身下床：“既然要去踏青，那就宜早不宜迟，我这便唤杜若他们收拾东西。”

她看了看躺着不动的朱瞻基，伸手将他拉起，把他睡得松散的发髻打散，用手指轻轻梳了几下，方才扬声唤人。

外屋的灯光亮起，杜若、福枝，还有伺候朱瞻基的内侍、宫女们轻手轻脚地进来，给他们盥洗梳头装扮。

过了一阵，内侍陈会福进来说道：“太子殿下天不亮就去了文华殿，说皇太孙殿下您今几个不用过去了。太子妃殿下那儿已经准备妥当，殿下和贵嫔是这会儿起身吗？”

孙清扬惊喜地看着朱瞻基：“殿下今几个要和臣妾一道去给母妃请安吗？”

“不光是请安，我今几个还要陪着母妃一道用早膳。”

昭阳殿的正房中灯火通明，胡善祥与何嘉瑜她们早就在一旁随侍，紫檀木的方桌上，冰糖炖燕窝、紫米粥、鱼片粥、清粥、芝麻米糕、花卷、白糖油糕、椒盐蒸饼、鸡汤银丝面、什锦冷菜拼盘、几个时令小菜、各色酱菜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大半都是朱瞻基爱吃的。

见他两人进去，何嘉瑜含笑迎上来：“母妃听说殿下要过来用早膳，欢喜得什么似的，这不一早就备好了，连太孙妃殿下也早早过来了呢……这些大多是殿下爱吃的，我们正在说母妃偏心。”

朱瞻基点了点头，就和孙清扬一道上前给太子妃恭恭敬敬行礼谢道：“多谢母妃惦记，儿臣这一来，害得您早起了不少，还要您等着儿臣，实在是愧不敢当。清扬早说让起来，是儿臣昨几个夜里看书晚了些，还请母妃见谅。”

太子妃一年和朱瞻基也吃不了几回饭，见他过来早就眉开眼笑，哪还管什么早晚失礼的事情，拉着他的手嘘寒问暖了一回，方才温言招呼众人用饭。

吃的时候也是看朱瞻基的时候多，自己动筷的时间少，何嘉瑜几个少不得在一旁说几句开心的话调节气氛。

孙清扬见到一桌好吃的，闷头不语只一个劲儿地吃，吃得心满意足，喜笑颜开，方才搁下筷子笑道：“母妃这儿的菜都要格外好吃些，尤其这酱黄瓜就着吃，粥都能多喝半碗呢。”

“算你识货，今几个这酱菜还是用先前张贵妃娘娘赏下来的酱做的，说是这酱都是十多年的陈酱了，是永宁宫里的一个老厨子从老家带来的，当初悄悄地藏在装衣裳器具的马车里运进宫，外面想买都买不着呢……”

“只可惜这张贵妃娘娘，虽得宠眷为人也颇为良善，可惜体弱多病，进宫这十多年，身体就没个稳当的时候，一直靠珍稀药材吊着。你们里面，就善祥和宁嫔没有见过她，这也快要到她的忌日了，届时我们去庙里上香给她做场法事，也不枉她旧日里的情分。”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担任交趾总兵官的英国公张辅因涉及汉王朱高煦夺嫡一事，驰传还京，之后在京师病重，而身体本来就不好的张贵妃终于在京都得知了这

个消息，就此一病不起，薨于永乐十五年三月，才三十出头就香消玉殒。

太子夫妇虽然不满张辅偏向汉王，但因为张贵妃为人温柔和气，在世时对太子也多有庇护，所以对张贵妃还是颇为敬重。

而后，张辅将其女儿——张婉玉送进太子府中为良媛，表示英国公府向太子投诚，所以尽管交趾总兵自永乐十五年就由丰城侯李彬担任，镇守一方，英国公至今仍然闲置在家，圣宠略减，却未夺爵位。加之又有了张良媛这层关系，所以说起张贵妃，太子妃仍然很是感念。

提及张贵妃，胡善祥想到上回王贵妃赏自己和孙清扬一样的云双龙福寿鬓花，两朵花上都是云五朵各嵌一椭圆红绿宝石，用细金丝编绕成夹层，两侧腾云双龙戏珠，篆字居中。

区别只是她的是团龙抱“福”，孙清扬的是“寿”。

胡善祥记得，姐姐胡尚宫当时还对她说，王贵妃先前一直是事事守着本分礼仪，只张贵妃薨后，六宫独大，就有些张扬，竟然给一个嫔妾的东西和她这个正妃相同，也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是什么药。

而今听到太子妃提及，她不由得问了一句：“不都说王贵妃娘娘贤德恭谨吗，怎么听母妃的意思，竟是对张贵妃娘娘尤为称赞似的？”

太子妃淡淡地说道：“王贵妃娘娘固然肃雍有礼，但张贵妃娘娘也是蔼然和厚，两个人各有胜场。好了，娘娘们的事情，不该是我们这些后辈该打听的，今儿个也就是扯家常随口一说。方才瞻儿说要带着你们一道出去踏青，善祥和宁嫔就不要去了，免得车马劳顿，对腹里的孩子不利。”

胡善祥这才惊悔自己因为太子妃连日来的爱重，不像刚进府那会儿小心谨慎，问的话竟然有些犯忌，失了分寸。

她连忙起身赔礼道：“臣妾唐突了，听母妃说得热闹，一时好奇心起，竟然忘了规矩，真是该打。母妃千万不要怪罪臣妾，我这身子月份虽大，但正是稳妥的时候，稍微活动下不打紧的。”

见她说话间，颇有些自怨自艾的神情，朱瞻基托住了她，皱着眉头说：“母妃并未怪你，你这身子已经七个多月了，可得注意着些，行大礼什么的动作都要少做，免得伤到了孩子。你们两人都是六七个月的身孕了，虽说散心对身体有益，但这一路车马的，就别折腾了，母妃也是一番好意，你不要多心。”

何嘉瑜也在旁边劝道：“胡姐姐，您人年轻，想是不知，我听宫里的老嬷嬷们说，这女人怀孕生子第一是要心宽。好人成日胡思乱想也会郁结生病，更何况是孕妇呢？听说您这些日子总在服药呢，可不要乱吃，并不是补药就都是好东西，毕竟是药三分毒，您还是以食补为上，那些个保胎、安胎的汤药能不吃就别吃了。”

朱瞻基没有答话，倒是胡尚宫见她妹妹脸上不悦，又不好驳斥以关心为名说这些话的何嘉瑜，就笑着接了一句：“说是这样说，总还是要听太医的，太医们说需要温补着对孩子有益，太孙妃少不得要继续喝下去。你们是没看见，太孙妃为了这

孩子，多苦多难吃的药也如喝水一般地往下灌，真是母子同心啊。这一点，只有当过母亲的太子妃殿下才能够体谅呢。”

她直接无视也怀着身孕的宁嫔，倒不是有意刁难，而是在她的眼里，宁嫔根本不够资格和太子妃、太孙妃相提并论。

见她说得恳切，朱瞻基少不得看了她一眼，发现她细腻的肌肤如娇质软玉，体态轻盈顾盼生姿，秋波盈盈含情似语，浅粉色金银丝绣百蝶扑花的上衣，宽袍广袖越发显得腰身不盈一握。随云髻上的珍珠璎珞，映衬着一把青丝光亮润泽，一笑之间，竟有不输孙清扬的倾城之色，目光不由微凝了片刻。

感觉到朱瞻基在看自己，胡尚宫越发端持，笑吟吟地说道：“这做母亲的心思，等他日里何贵嫔有了身子就明白了，即使是自己再受罪，也要拼命护着孩儿的周全，今几个就是太子妃和殿下不说，太孙妃也不会去凑这热闹，车马往返的，有了身孕的人可最易困倦。”

说话时，她珍珠璎珞垂下的金流苏轻轻晃动，耳垂上艳红如同滴血一般的红宝石坠子折射着耀眼光芒，看的人只觉她整个人流转生辉，如同明珠般璀璨。

不等朱瞻基回过神来，胡尚宫已经劝慰好胡善祥，同芷荷一道扶起了她，以她身子沉重需要静养之名向太子妃施礼先行告退。

从始至终，她的眼风都没有瞟朱瞻基一下，不露半点儿内心的情思。而因着她的凝重、端庄，朱瞻基对她倒有了更深些的印象。

看到朱瞻基望着太孙妃一行人离去的眼神，何嘉瑜酸溜溜地说：“都说胡氏七姐妹是七仙女，这胡尚宫尤其生得好，果然不假，这些日子到了咱们府里日夜操劳，她还越发出落了。人家都说孙妹妹天生丽质，有倾国之色，依臣妾看来，这胡尚宫也不遑多让。”

听了何嘉瑜的话，袁媛薇掩着嘴笑道：“快别这么说了，怕让人笑话何姐姐，这孙妹妹是贵嫔，你怎么拿她和宫里的一个女官比？依我看啊，还是孙妹妹要美些，模样美、性子好，最难得的是珠圆玉润，纤秀适中。”

她看了朱瞻基一眼，越发笑得明媚可人：“这样的长相我可听人说，是贵不可及的福相呢。就像今几个皇太孙殿下带我们去踏青，可不就是沾了她的光，就凭这些个得来的好处，我也要孙妹妹更美些。”

听了袁媛薇的话，朱瞻基的目光收了回来，看向背对着她们，正陪着太子妃说话的孙清扬，只见她耳边坠的两粒珍珠在灯光下微微闪着莹润之光，背影确像袁嫔所说，纤秀合度。

想起孙清扬身上浑圆，润不见骨，但穿上衣服偏偏窈窕得紧，不由微微笑了。

赵瑶影也附和道：“袁妹妹今几个说的话最是中听，孙妹妹生得美，而且越来越好看，她平日里穿得素净不爱装扮，就是这样笑起来，都常常晃得人眼睛睁不开。”

朱瞻基不由发笑：“都说要女人夸奖女人，比过蜀道还难，我看你们就很明理知事嘛，难怪清扬外出，总说要你们一道儿去。”言辞间颇为欣慰。

何嘉瑜心里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儿，孙清扬爽朗爱笑，看着十分讨喜，平日里又极有眼色，有什么好事也总想着她们，虽然得恩宠最多，她们私下妒忌，却也很难将她恨极。

因着这些缘故，平日里，她对孙清扬也是又妒又巴结，现如今有个胡尚宫入了皇太孙殿下的眼，要是能够帮着成事，少不得殿下对自己也会刮目相看，沾些雨露早得子嗣，毕竟在这宫里，宠爱欢娱都抵不得子嗣要紧。

无子，在宫里头就没了倚仗，一朝年老色衰之时会被冷落不说，万一有天皇上了事，无子的妃嫔们可是最先殡葬的。

只要一想到这点，何嘉瑜就不寒而栗。

等孙清扬过来，见她们说得热闹，少不得问了一句，得知情由后，似笑非笑地看着朱瞻基：“殿下既然对美人看痴了，我们也不怕再多个姐姐，只是太孙妃如今怀着身子呢，您可得三思，别让她欢喜过甚动了胎气，那可就好事变坏了。”

虽然孙清扬说得隐晦，但大家都明白了其中干系，她所说欢喜过甚其实是指太孙妃会羞恼，毕竟这事搁在谁跟前，自个儿的姐姐突然变成了同侍一夫的妃嫔，也少不得多思、多虑一番，这对于怀孕之后，身体一直不太好的胡善祥，确实会是一个打击。

胡尚宫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只是盼着朱瞻基能对她另眼相看，并没有真正付诸行动。

朱瞻基不过是因为胡尚宫颜色娇妍，多看了两眼，听到几个嫔妾说出的话尽是溢美和睦之词，犹自在沾沾自喜，听了孙清扬的话，恰似醍醐灌顶般醒了过来。

他抬了抬下巴，肃然地望着孙清扬：“平日里，你是最不妒的那个，但而今的这番话，看似妒忌却最是相宜。你说得对，这历朝历代虽然有不少姐妹同在宫里的逸事，于我却并不合适。先前她们都赞你生得美，其实不尽不实，你不光是相貌好，最难得这性子，恰似一朵解语花，婉约可人。”

孙清扬飞红了脸，嗔怪他道：“当着诸位姐姐的面，殿下怎么好夸臣妾一人？今几个臣妾少不得要把您平日里赞她们的话都说出来，免得诸位姐姐的碗里都要加醋。”学着朱瞻基的口气：“嘉瑜绰约娉婷，态若行云，恰似海棠花，品贵色娇，端的是花开锦绣；瑶影美貌明悟，宛若山谷中的百合花，暗香浮动，难得持重柔顺，实在担得起一个‘贤’字；瑗薇机智慧悟，如同灵芝草一般清灵钟秀，偏每每嫣然一笑之际，色若春晓，堪称艳丽。”

朱瞻基见自己平日戏言一二，被她添油加醋地描述出来，听得那几个人都羞怯含情，也就不揭破，任她调笑。

何嘉瑜最先醒过神来，忍不住心里的好奇：“怎么夸我们的词都有了，那太孙妃呢，殿下如何赞她？”

压根儿没有想到宁嫔，九品小官出身的孙清扬都不在她的眼里，更别说教导宫女上来的宁嫔了。

“太孙妃啊——”孙清扬转了转眼睛，“臣妾可不好转述，还是由殿下自己说吧，

免得这以下议上，母妃怪罪下来，臣妾可吃罪不起，总之啊全是好词，胜我们多多。”

看到几个人盼望的眼神，朱瞻基清了清嗓子，说道：“太孙妃自是容德端厚，姿质法相，如流风之回雪，轻云之蔽日，确为你等诸人的典范。”

私下再如何不喜，胡善祥总是明媒正娶的嫡妻，他理应给她相应的敬重，何况又有孙清扬的提醒，他自是说得百般好听。



蛙动惊寒蝉

第十五章

到底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一日朱瞻基对胡尚宫多看的两眼，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有意纳她为嫔的流言，这话传到了胡善祥的耳朵里，不免思虑重重。

按说真纳了胡尚宫，她倒是多了个助力，只是身畔枕边的人喜爱的是其他人倒也罢了，若真是自己的姐姐，如何能够看在眼里，喜上眉梢？一会儿恨姐姐背地里不够庄重，引得皇太孙殿下注目，一会儿又怨自己命苦，前门拒狼，后门迎虎……

她先前本是个宽厚平和之人，因为有了身孕，一件事总能想出百般心思来，颇有些小性子。可这事压在心上，偏又不能和人说道，日思夜想，焦虑成疾竟然动了胎气，使得腹中的孩子还不到八个月，就有了早产之兆。

痛苦嘶叫了三日，胡善祥腹里的孩子终究提前落了地，而且不是像之前众人猜测以为的是个女孩，只是可惜那男婴虽然生下来，但还没有哭叫出声，就满脸青紫地夭折了。

太医说是先天不足，在肚里憋了气，又因不足月实在救不回来。

太子妃不知情由，疑心有人妒忌暗中使坏，让胡尚宫和单嬷嬷两人狠狠查了一番，可怎么查都查不出错来，衣食用度，一干滋补之物俱是验了又验才进了梧桐院的屋里，会诊的几个太医都说不是吃食、用物的问题，鸡飞狗跳之后也找不到作俑之人，这才作罢。

最后偶然知道竟然是因为谣言传朱瞻基要纳胡尚宫，引得胡善祥多思多虑，性情乖张，疑心过重造成的婴儿早产，虽然打卖了几个多嘴多舌的丫鬟，却也无力回天。

气得太子妃当着胡尚宫的面就说胡善祥：“对待男人，我先前不是和你说过嘛，夫妻一体，对这些事情你要睁只眼、闭只眼。这男人啊，你别怕他贪恋美色，反正上头有国法礼制压着，下面有家规和我镇着，再有多少嫔妾、丫头通房的，也不过是镜花水月、昙花一现。”太子妃气恼道，“那男人对女人不过图个新鲜，宠过了、玩腻了，自然就抛诸脑后，再怎么翻风浪，也翻不过你去。你倒好，为着这事竟然把个好好的长孙给整没了，枉我平日里还说你最是持重老成……”

见胡善祥嘤嘤哭泣，太子妃心里到底不忍，抚了抚她的鬓发，又温言相劝：

“也是这孩子和我们无缘，没有造化到我们府里来，你别哭坏了身子，好好将养调理才是，过个一年半载再怀一个就是，这女人的小月子和大月子是一般道理，断不能大意了，落下病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告诫道，“你先前身体本还不错，这怀了孕以后事事琢磨，反倒弱了下去。这次的事也是个提醒，你就趁着这个时机，好好调养一下。至于你担心的事情，我把话放在这里，断不会让它成真，没影的事情，你又何必放在心上！”

劝了胡善祥，太子妃又看着胡尚宫，神色凝重地道：“当着胡尚宫你的面，我也把话说在这里，太孙妃为这事损了个孩子，今后不管如何，瞻儿起什么心思，我也断不会让你们姐妹共侍于他。虽然胡尚宫你并无此意，但这无风不起浪，万一再因为这样的事情生出风波，岂不害得你们姐妹生出嫌隙，白白坏了情分，还不如早早说明白，免得再生事端。”

胡尚宫心里苦涩难言，她没有想到妹妹竟然因为这件事猜忌生疑，掉了孩子，令自己愧疚难当不说，还让太子妃说出这样的话。

她强笑道：“太子妃殿下明鉴，奴婢断不敢有这样的的心思。奴婢对太孙妃的一片真心，天日可表，早知道太孙妃因这事生疑，我就该早早绞了头发去做姑子，也不会有这场祸害，叫人无端怀疑，莫名泼了一盆脏水。”说话间，她的语音已经有些哽咽，“今儿个既然已经出了这事，只有亡羊补牢，杜绝今后再有此类事情出现。善围在此立誓明志，今生决不会和皇太孙殿下有半分瓜葛，否则让奴婢不得好死……”

她话没说完，胡善祥就抱着她大哭起来：“姐姐，是我小心眼儿了，你不用立誓，我自是信你。其实就是你嫁与皇太孙殿下，何尝不是一桩美事，妹妹我却因妒生患，带累着孩儿早夭，实在是对不起父王母妃、对不起殿下，也对不起你平日里的照看……”

胡尚宫也哭，话一出口再无收回的可能，可是她不如如此说能行吗？先前的盘算全落了空，人争不过命，她只能认输。若是一开始就不起这念头，或许还能保住妹妹怀里的孩子，唯有保住妹妹的位分，自己一家老小才有长久的富贵，相较之下，自己的那点儿心思实在算不了什么。

只是可惜，上哪儿再去找皇太孙那样相貌堂堂又有天家富贵的夫婿？

难不成，真像袁天师所说，自己唯有嫁一个年长许多的夫君才能保得平安性命？想到袁天师灼灼的眼神，胡尚宫的眼泪不住滑下。

她早知袁天师对自己有倾慕之心，甚至利用这点，让他将永乐帝择皇太孙妃的目光投向自己家里，舍弃了一早选定的孙清扬，但是要嫁给他，胡尚宫仍是不情不愿，老夫少妻相伴眠，凭什么、凭什么，她就该有那样的命！

见她姐妹哭成一团，太子妃也忍不住用锦帕按了按湿润的眼角：“好了好了，这事说开了就好。也别惦记着那没福的孩子了，他既然待不住，就不要妄想留在身边，过几天到佛寺，请大师为他多做几场法事超度，这种命里无缘的孩子，留在身边反倒罪孽深重。”

经此一事，胡善祥虽然百般调养，到底损了身子。为了积善行德求福，绵延子嗣，她平日里更是谨言慎行，言行挑不出半分过错，太子妃怜她贤惠，更是着力安抚一番，平日里待她神态更为和蔼。

为了宽胡善祥的心，太子妃还亲自对朱瞻基表示，务必要先生个嫡子，这之前，嫔妾通房都要服避孕汤药，以免再出宁嫔这样的事情。

宁嫔在胡善祥坐满小月子不久时，求见于她。

她穿了件青绡丝披袄，鹅黄色的绡裙，头发整整齐齐地梳了个迎春髻，上面也没有别的饰品，只插了支莲花头的金簪，看上去文雅秀美，清清爽爽，倒把她那双桃花眼的媚气遮了不少，虽然挺着个大肚子，行动间还看不出太过笨重。

胡善祥看着她，想起自己那个没缘无福的孩子，神色不由有些黯然。

宁嫔恭恭敬敬地给胡善祥行了礼，半坐在小丫鬟端来的锦杌上，望着胡善祥笑道：“太孙妃可是在忙清明祭祖的事情？眼见您这些日子刚养了些肉起来，又清减下去，别说婢妾，就是皇太孙殿下看着，也会心疼担忧呢。”

“还好吧！”胡善祥微微笑道，“左右这府中诸事都是有旧例可循的，又有母妃指点，我不过是照着章程行事，也不算太过劳累！”

宁嫔听了恭维道：“太孙妃您是聪慧之人，自然是举一反三，什么事情一看就懂，一点就透，不像婢妾，有心无力，只会做些个伺候人的事情，也没法儿帮您分忧。”

“宁嫔你太过自谦了，如今你身子沉，护好肚里的孩子，就是大功一件，其他的事情不用多想。”

胡善祥搞不清楚宁嫔的来意，以为她是月份渐大，像自己当日一般思虑害怕，所以就挑好听话宽她的心：“如今你这孩子，可是府里的头一个，其他的事情，再没有他来得重要，其他诸事都不要理，衣食用度，缺少什么，尽管使人来和我说，总会给你寻去。丫鬟、婆子们若有不用心的，只管禀了来，打卖出去，万不可伤了孩子。”

“婢妾不是自谦，实在是不及太孙妃多多，所以日常里总想和您亲近，想着能够和你学上一二，也是婢妾的造化。”

宁嫔笑道，“不说其他，光这主持中馈之事，谁能比得上您，且不说体恤公正，单那些个宫中娘娘、公卿夫人的迎来送往，寒暄客套，宴请的菜肴、茶水、戏班子……想想都让人觉得慌乱，您却轻松自如地事事周全，难怪母妃如此倚重于您呢。”

她说的是自己吗？胡善祥有些对不上号，因为从前在家里不得宠，虽然也学了些料理府中诸事，但毕竟不像孙妹妹那般在东宫长大，对各项名目都得心应手，所以平日里主持中馈她是勉为其难。

尤其怀孕的几个月，梧桐院的事务由姐姐胡尚宫帮着打理，昭和殿里的大小事情都交请孙清扬处置，自己几乎没管过什么事情，今儿个早起母妃略略提了提，今

年清明祭祖要由她安排府里女眷的相关事宜，宁嫔就一顶顶的高帽送了上来，打的是什么算盘？

胡善祥感觉有些奇怪，宁嫔平日里寡言少语，尽力隐藏自己的存在，生怕引起人注意，害了她肚里的孩儿，今儿个怎么如此能说会道，究竟意欲何为？

还没等她开口相问，宁嫔神色已经转为黯然，微微垂下了头。

“有时想想，端的是造化弄人。”宁嫔的声音低沉下去，“太孙妃这样大福大贵之人，竟然没有保住腹里的孩子，婢妾这卑贱之躯，反倒平平安安。您不知道，当日闻听了消息，婢妾简直恨不能替了您去！”

明明不可能替换，说这些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挽回什么吗？不过是叫人徒叹世事无常，天意难测罢了！

胡善祥实在搞不明白宁嫔和自己说这些做什么，无端地来勾起自己的伤心事。她不欲再兜圈子，端起茶盅来啜了口茶：“宁嫔今儿个过来找我，可是有什么事情？”

“没事儿，也没什么事。”宁嫔听出她言语中的苦涩，抬起头来，笑容有些内疚，“婢妾只是因这腹里的孩子一天天大了，时时伸胳膊踢腿的，就想起您当日的情形，这天下做母亲的心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来看看您这边有什么婢妾能做的没有。不想却勾起了您的伤心事，实在是婢妾的不是。”说着，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太孙妃，说起来婢妾和您也算是有缘，前后脚怀了身孕，虽然当日的双喜临门不能够成为花开并蒂，但到底是我们的缘分，先前婢妾也没少和您讨教这孕产中的事情，有些话本不当说的，只是冲着这样的情分，您又最是宽厚仁慈，可容婢妾跟您说句肺腑之言？”

她看了看胡善祥左右立着的丫鬟。

胡尚宫这日奉命回了永安宫贵妃娘娘那儿，胡善祥跟前立的是她最信任的两个丫鬟，芷荷和若莲，旁边还守着几个小丫鬟端茶倒水、听候使唤，看了宁嫔一眼，胡善祥挥了挥手：“叫她们都下去吧。”

退下去的只有几个小丫鬟，芷荷和若莲动也没动，垂眉低眼，仿佛入定了一般。

宁嫔知道她们不可能留下自己和胡善祥单独待着，自己这会儿怀着身孕，万一有个什么事情，即使是太孙妃也脱不了干系。她站起身，跪了下去：“太孙妃，婢妾知道这话本不当说，但请太孙妃怜婢妾一片诚心……”

她话没说完，胡善祥已经叫若莲搀扶起了她，面色不悦地说：“你肚子里怀着孩子呢，就是你不当他一回事，也该念着皇太孙殿下，好好善待，怎么能够行此大礼？别窝着孩子。有什么事情，都起来说话。只要不是太越了规矩，我自会答应你，犯不着折腾孩子。”

她以为宁嫔是有不好出口的事情相求自己，所以才不会不顾身子行此大礼。

“太孙妃，不知道您有无听过民间的‘招弟’说法？”看到胡善祥望着自己不解的眼神，宁嫔坐回锦机上笑说道，“就是有些大富大贵的孩子不好养，抱养一个

在跟前儿，引得金童子看着欢喜了前来投胎，据说有好些高门大户里用这个方法，不但平安生下嫡子，还一直无病无灾地长大。”

胡善祥望着她眼角的谦卑，慢慢地端起茶：“那孩子已经和我无缘了，这会儿就是再引也引不来，太医说我这身子，少不得需要养个一年多才能再打算，不然会彻底坏了身体。”

“婢妾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生了，婢妾愿意将这个孩子养在太孙妃您的名下。”宁嫔脱口而出。

不光胡善祥，连芷荷和若莲听着脸上都变了颜色。

胡善祥惊得放下了茶盅：“养在我的名下？你可知道，这样的情况是要去母方能留子的，以免他的亲娘仗着自己的身份，日后欺凌到嫡母的头上。”

“婢妾知道，正因为婢妾身份低贱，这孩子在我跟前儿，再怎么也没有大的出息，还不如养在太孙妃您的跟前儿。将来您生下嫡子，他也比其他兄弟来得更亲厚些，也有机会像亲王们似的，帮着他的弟弟治国、安邦、平天下。”宁嫔平静地说，“而且以太孙妃您的仁慈宽厚，婢妾不用担心您会对他不好，婢妾只求您，让我当个奶娘也好，当个侍妾也行，带他到两岁，那会儿他还没有什么长远的记忆，又是一直在您跟前儿，叫您母亲，纵然婢妾去了，也不会有大的念想，婢妾也算是全了怀他一场的母子情分……”

宁嫔说完，不言不语地看着胡善祥，她知道自己此举对胡善祥而言，是多大的诱惑，有一个现成的孩子养在跟前，不仅能够引弟，也多了把握。

在这宫里，多一个儿子就多一重依靠，所以有三个儿子的太子妃、李良娣、郭良娣是东宫里位分最高的三个女人，别的嫔妾再得宠也越不过她们去；没有儿子的王贵妃虽然统领六宫多年，被赞妃具才德，佐理宫政总理庶事丝毫不紊，从容婉婉甚得圣意，却仍然登不上那个离她只有一步之遥的后位。

听了宁嫔的话，胡善祥不由得动心，自己的孩子掉了，眼前就有一个，再有一个多月就能由着自己抱，来年就能喊自己母妃，会走路，说不定很快就能引得自己再怀上身。

而且，宁嫔也说了自愿留子去母，届时就是不要她的命，也能打发远远的，不怕她翻什么风波，亲恩没有养恩大，这样的事情历朝历代都有，而且，说不定跟前儿有这么个孩子，还真能“引弟”。

胡善祥并没有显露出自己的动心，她笑容淡淡地说道：“宁嫔有心了，只是这孩子离了亲娘，到底还是委屈。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即使他不养在我的名下，也一样要叫我母妃，我还是他的嫡母，自会善待于他。这龙子凤孙的庶子，可不比平常人家的，那也是皇嗣，将来总能封为一方王侯，你也可以当个老封君，还是好好养着肚里的孩子，等着享他的福就是。”

宁嫔见胡善祥不动声色，知道她这会儿不会答复自己，反正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无论哪种结果对自己都没有坏处，即使不答应，也显现了自己的倚傍之心，有

了今日这一说，太孙妃待自己总会比旁人不同些，对她肚里的孩子也会多些关注。

她站起来欠身说道：“婢妾是真心实意如此想的，还望太孙妃考虑考虑，不管何时，您想妥了使人告诉婢妾一声就是，即使肝脑涂地，婢妾也是愿意的。今几个多有打扰，还请太孙妃见谅，不要怪我失礼才好。”

然后她屈膝行礼退了下去。

胡善祥望着她的背影，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

宁嫔走后没多久，小丫鬟进来禀道：“何贵嫔求见太孙妃，您要是这会儿方便，奴婢这就请她进来。”

胡善祥觉得身体尚可，让小丫鬟请了何贵嫔进来。

何嘉瑜是来请教针线的，“……臣妾照着太孙妃之前教的做了一件夏裳给皇太孙殿下，也不知道合不合穿，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需改动的？”

让她的随身丫鬟将手里的青色府绸包袱递了过来。芷荷上前接了，把包袱里的丁香色杭绸外袍拿出来捧到胡善祥跟前。

针脚细细密密，衣襟前后还绣了龙纹，很是精致，虽然比不上御用之物，但作为家常衣服穿着，还是很相宜。只是胡善祥不明白，何嘉瑜为何不直接拿了去讨好朱瞻基，要过自己这一关？

“何贵嫔辛苦了，我看你针线做得很用心。”胡善祥客气地赞道，“皇太孙殿下和父王出去了，等他回来了我拿给他试试，有什么要改动的地方，再跟你说说。”

像是因为得到她的肯定而欣悦，何嘉瑜长长地舒了口气，笑说道：“那臣妾就放心了，只要入了您的眼，殿下再没有不满意的！”

胡善祥笑了笑：“我这些日子没有给殿下做什么衣物，辛苦你们了。”她端起了茶，隐有送客之意。

何嘉瑜却并不急着走，闲扯起来：“……说起来，臣妾能够有这样的手艺，也是遇到了太孙妃，回回教我们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有您这样的当家主母，不光是我们的运气，也是我们的福分呢。”她的面色上微微显出些怅然，“有的时候臣妾都想问老天爷，怎么能让您这么好的人失了孩子呢？”话音刚落，像是想起这话有些不合时宜，露出几分后悔之色来，连忙解释，“臣妾不是有心要勾起您的伤心事，只是我们嫁到府里都快两年了，还没有动静，偏生您这一胎还没有保住，臣妾也是为子嗣的事揪心呢！”说着话，坐在锦机上，偷眼打量着胡善祥的神色。

胡善祥笑了笑，再好的性情她也知道何嘉瑜是有意为之，面上露出些冷厉之意。

何嘉瑜赶紧委婉托词：“本来先前已经让我们停了汤药，可还没等我们调养顺当，母妃因为您的事情，又叫我们开始吃上了那避子的汤药……”说着说着，她的眼圈红了起来，“虽说这是为了嫡长着想，但那宁嫔不也一样怀着庶长吗？太孙妃既然能够容下她，必定也能够容下我们，您何不去和母妃说说，还是让停了我们的汤药吧。”何嘉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各人有各人的福缘，若是能够怀上，太孙妃您也是功德无量，说不定因此能够早早生下嫡子呢？毕竟咱们大明朝的规矩是有

嫡立嫡，无嫡才会立长，就是我们怀上了，也越不过您生的那个去……”

胡善祥眉头微皱，但嘴角还尽量保持着笑意。

何嘉瑜掏出帕子来擦了擦眼睛，强颜欢笑，“臣妾也是胡说了，如今您刚掉了孩子，自是心里不快，臣妾说这些个事情，更是惹得您不舒服，只是您也想一想，人都说福报福报，可不就是积福行善才能生下贵子吗？”看着沉吟不语的胡善祥，她大胆地说，“您要容我们一步，皇太孙殿下的子嗣也会越来越旺。实在担心，不如就将那宁嫔的孩子抱在您跟前儿来养，反正她出生低贱，即使有了孩子，也不配养在跟前儿。”

何嘉瑜话里透露出的真正意图竟然和宁嫔不谋而合。

胡善祥的笑容渐渐敛了去，神情凝重起来：“何贵嫔的意思，是将宁嫔的孩子养在我名下，你们也能够解了禁令，说不定早早怀上一男半女，好让咱这府里香火绵延，对吧？”

“太孙妃，您想想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家和万事兴，有福报之人才能遇难成祥。太孙妃您的端厚仁慈是出了名的，想必不会因为自己暂时不能生养，连带着我们都跟着受累，所以臣妾才大胆提议，请您到母妃跟前儿为我们求个请，想来不光是臣妾，就是其他姐妹，也一定会感激您的，这事要是能成，臣妾一定日夜为您祈福。”

不等胡善祥训诫她，她就蹲下去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福礼：“太孙妃，臣妾话都说完了，您有空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臣妾先行告退，等皇太孙殿下试过衣裳有什么不合适的，您使人给说一声，臣妾改了就是。”

她今几个来，就是瞅着胡尚宫不在，胡善祥为人宽容厚道，即使会因为她说的话不高兴，也不会为难于她。

入府已近两年，一直无出，按太医所说太孙妃还得养个一年才能考虑受孕之事，就是等她顺利怀上再生下来，停服那避子汤药，差不多两年又过去了，这要在民间，三年无出都会被休妻的。何况她们几个这一耽搁，前后就近四年了。

想到曾嬷嬷所说，在宫里没有子嗣，等待的命运不是冷宫就是一死。这耽搁下去，届时，她已经二十二岁，府里再进些花一样的年轻少女，说不定连受孕的机会都会少许多，所以何嘉瑜几乎是心急如焚来向胡善祥求情。

袁瓊薇也急，不过她不像何嘉瑜想到什么做什么，向来不肯掩饰自己的性子，听了何嘉瑜的提议，推托再三没跟来；比她们两个都大的赵瑶影更急，但她思前想后还是说听凭母妃安排；至于孙清扬，谁生在前面，太子妃也不会让她先生，知道这层忌惮，她自是不肯来。

因此只有何嘉瑜来了，当然，她不能只说自己，话里话外仍然带出，这是她们几个共同的意思。

如果能够事成，非得让那几个不敢出头的好好谢自己。何嘉瑜恨恨地想。

然而，即使何嘉瑜将其他人都一并拉进来，央求给她们几个停药，胡善祥也并